



天氣不似預期

源於真 李漢源

每一次製作戶外節目都有很多項目要掛心，其中最令人擔心的一定是天氣。天氣不可以控制，只要當天氣差，整個節目質素也會受到影響，如碰上大雨、颶風等，甚至可能要取消整個節目。雖說目前天文台的天氣報告也很準確，但節目日時間一早定下來，一定要準時播出，所以即使早幾天知道天氣情況也沒辦法改，而如果那節目是除夕倒數節目，就更不可能改了。

我運氣還算不錯，每一次做除夕倒數節目，天氣都算不過不失，頂多陰天下微雨，節目可以如常做下去。有一天天氣特別嚴寒，只得兩三度，加上戶外空曠又有海風的加持，相信體感大約零度左右。雖然我已經在文化中心天橋場地上放了多個電暖爐，但好像幫助不大，所有嘉賓、表演者、工作人員即使穿上禦寒衣服，仍然個個顫抖；節目一開始就是舞蹈表演，當郭羨妮準備上台一刻，眼見她把身上皮毛大衣脫下，入面穿的是薄如蟬翼的貼身舞衣！她表演時舞姿美感感，台下嘉賓很欣賞，覺得她很專業，舞衣是要薄才顯得出形態美感，但可想而知她當時必然是透骨奇寒，藝人真是不易做。

我在文化中心戶外做過好多次節目，也遇過多次天氣惡劣的問題，所以每次做節目前，我們習慣拜神，祈求天氣安好；其實拜神都是求個心安，哪有「寫包單」呢……2008年北京奧運倒數300日也是在文化中心天橋上舉行，並與中央台同步晚上8時進行倒數，下午採排時天氣已經很差，時有落雨，晚上6點開始傾盆大雨，大家只好在文化中心天橋下避雨，時間分秒過去，大

雨仍不停，眼看時間還有5分鐘便8點，我決定所有工作人員及表演者、主持拿雨傘上天橋，上舞台準備開Show。5分鐘後，一到8點，雨馬上停，連天氣都「準時開Show」，真不知道是TVB幸運，還是我好彩，總之節目很順利完成。

而今年北京奧運的一年倒數也是同樣與北京直播連線，當天香港掛着3號風球，下着微雨，有雷暴警告，主辦單位想把原本在文化中心戶外廣場儀式搬入中心室內大堂簡單舉行。我當時反對，因大堂沒有舞台布景，十分簡陋及沒有嘉賓席，跟文化中心戶外廣場大舞台大布景天淵之別，我強調在戶外大舞台舉行如果天氣差或下雨，所有嘉賓觀眾只會怪天不作美；而如果在室內舉行儀式就是人為安排不周。既然雙方未有共識，我就問特首辦人員可否問特首打風會否準時出席大禮，特首辦同事其後回答：曾特首已因打風早到了附近酒店等待，8點會準時來到戶外會場。大家即決定原定地點舉行，8點準時開始，沒有下雨，順利進行至8點45分才開始下雨，一個小時儀式表演，也可算順利完成。我常覺得做電視不時要「博」，不輕言放棄，因為一放棄，事前所有計劃及準備工夫都會化為烏有。



於文化中心戶外工作人員拜神情況。作者供圖



變異

方寸不亂 方芳

最震撼的一個詞就是「變異」，本來可以把握的事情，一旦「變異」，就變得沒底了。英國新冠病毒「變異」，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禁飛英國航班。平安夜，不平安，一句「變異」，全世界都心慌慌。

還是一年前，一聽到地方不平安，都會緊張問候相識的親友；現在不平安多的是，都習以為常了，互相問候時可能會給人煩擾。得知哪住宅區有疫情，問候對方，人家會說：「放心，不是我們那期的。」再問：「放心，不是我們那一座的。」再問：「放心，不是我們那一層的。」……還是不問為好，反正大家都有自己面對的一套了。

本來這陣子和朋友溝通的熱門話題，是注射哪一種新冠肺炎疫苗較合適？大家都因為疫苗的來臨，可以預見世界經濟將循序漸進恢復，趁機市悲情，是考慮入市時機了。話音剛落，就傳來英國病毒株「變異」，傳染速度加快，香港和英國關係密切，英國留學生來來往往，難免引起恐慌。

香港如今已經是有一點疫情失控，忽加上英國病毒「變異」，人心更為脆弱，限聚令下已無處可去，小孩子長期困在家裏，家庭聚會是唯一的溫暖了，雖說確診個案中包括了家庭聚會者，然而冬至、聖誕和元旦連串假期，家有長輩，不能不做冬；家有幼童，不能沒有聖誕派對，節日親情還是很難叫停。

叫人難過的是，這個冬至，沒有至親在身邊的朋友忽然有幾個。基於種種原因，有人的兒子忽然去了英國，說是留學；也有人的兒孫一家忽然到了澳洲，說是適應環境，留港的孤獨長者，還要為疫情「變異」下的至親擔憂受怕。

《論語》有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年長一輩對自己的父母，確是這樣做到了。但今天的世界不同，疫情加政治，人心的「變異」難以預計，年輕家庭「變異」加快了步伐，年長一輩，永遠追不上年輕人的步伐。

長者面對孤獨，是提前到來的學習課題。



一齊給力量政府改革

七嘴八舌 小臻

前大法官烈顯倫指出目前香港的法庭處理案件是個人利益凌駕社會利益之上，應該改革，非常恰當。其實，全社會都係這種思維，你只要分析香港廿年推動政策遇到的阻礙就明白，這思維出現是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人都有個人權利大於一切的想法，所以官員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發生時如何平衡事關重要。但問題是當官的、當領導人的都沒有超然的思維或者靈活的手法就很難。

要完全將社會主義管理方式用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是行不通的，將資本主義的方式強加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或將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則作為量度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好壞也不可行。像歐美近年不斷批評中國企業有政府參與及補貼之類，事實上，社會主義制度下肯定有企業需要國家支持的，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如果不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向前發展，扶持落後、貧困地區人士是他們的國策，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不搞企業，所以有國企、央企的存在，如果資本主義國家視這些是不公平，那是你們不接受不同的模式而已，你們的財閥集團有巨大的財政能力，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同樣佔盡優勢。不同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領導人如果老是只講求事事對等，那談判永遠也有爭拗，談不出結果。

講回領導人的思維要靈活就是要有廣闊視野，有些突發問題不一定要絕對跟隨常規做，只要有制度，社會哪怕別人法律挑戰，不相信法庭不講理。法理兩字，就是法律中有道理可講的。香港政府官員俾人鬧抗疫不力，其實就是負責

的人沒有廣闊視野，每個決策都要保證沒有法律挑戰才實行，自然慢三拍，守法規本來是好的習慣，但在危難中大眾利益先行，沒人怪你，只怕你有利益私心才會受法律挑戰。

正如近日連續發生有人在確診等候送檢期間出事，家人怒斥當局行政失當拖延救治導致悲劇發生，李德燻死後才檢驗出新冠呈陽性，他先生也是遲遲未收到結果，知道呈陽性仍要等兩天，政府效率之慢是會令感染者拖延病情出人命，完全令人不可接受。近期大部分市民已經很配合的了，政府不把握機會推全民檢測又係失策。

政府官員張建宗及陳肇始稱因為人手不足所致。疫情發生一年了，你們仍不懂調配人手？既然人手不足，想想如何動員公務員團隊、義工團隊。上次內地醫療團隊來做檢測時不是一群公務員曾受訓後去幫手的嗎？叫他們再幫手啦。況且大家都知道公務員居家工作基本上與放假無分別，個個不工作薪金照出（私人公司是無薪假了），已經令市民不滿，怎麼不可以幫幫忙收集檢測和跟進市民查詢，或支援防疫二線的工作？

政府的外判制度是一大問題，局長往往是無兵司令，要有自己的隊伍，沒有兵如何打仗呢？做得好不好憑外判公司的良心，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應該思考改革外判制度。政府許多工種外判，監管又不足，結果自討苦吃。時代變了，用了幾十年的公務員外判制度，是時候要檢討，政府需要自強自立的兵，緊急時期可以歸位，大家一齊給膽量政府改革，改革中可能有陣痛，但總好過拖死香港。



私隱疏離了親情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有個小友說：「發覺家裏人都變了，以前一家人聚在一起便談話，現在兄弟姊妹們回家就只掛着玩手机，吃飯時玩，休息時玩，看電視時睡覺前也玩，就是爸媽也時時刻刻都離不開手機！」

這個全球性所有家庭的普遍現象都見怪不怪了。往日冬天一家人圍爐取暖閒話家常的情景，今日怕也不易得見，一家人談話對象，多是手機裏幾十里甚至千里外另一個人。

家有情實初開兒女，手機還未發明前，電話響了，父母接聽，如果電話打進來的是兒女的異性朋友，未見其人，還可憑聲音語氣揣測對方是怎樣一個人，聽到對方語氣溫文，父母也較為放心，可是現在，兒子交了個油膩妹，女兒識着個流氓，都給秘密收藏在他們自己寶貴手機裏頭，父母連聲音都聽不到了。

甚至二人世界那兩個人，也可能分裂成兩個世界，李安不是說人背後都有座「斷背山」，其實至少也有個「機小三」，這「機小三」靈活到無聲無語，就是必須談話時，不想身邊另一對耳聽聽到談話內容，通話前還可在WhatsApp文字預告，以便接聽前先躲到另一角落，身邊那個人就永遠被蒙在鼓裏。

都說手機是廿一世紀最神奇的偉大發明，功能多到說之不盡，過去老一輩人對封神榜神話中的水晶球已感到驚奇不已，哪知科技進步比神話更神奇，它不止代替了電話/攝影機/錄音機/電筒/指南針/計數機……連百科全書裏頭的「啞老師」也會發聲，國際大小新聞和歷史視聽影像，憑着指頭點指便出現眼前，教人足不出門也能知古今天下事，正因如此，這怪物自從得寵之後，不止人類日常生活大有改變，甚至連精神生活也受到影響，最可怕在成為保護「私隱」工具之後，人與人交往的感情也不自覺有了變化，它可能是二人世界的「機小三」，也是大家庭中沒有血緣而又比親屬還親的「視視屬」。



年輕人心中「我的摯愛」。作者供圖



中國航天人超越上一代

黃海振

上世紀，周恩來總理花去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取到讓被美國人稱為「一個人頂五個師兵力」的錢學森回到北京，錢後來成為我國的「導彈之父」。和錢學森同期回到北京的還有鄧稼先等後來成為中國航天骨幹的一批科學家，他們在研製中國衛星和導彈方面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共和國的脊梁。今天，我國的航天事業已經取得突飛猛進的成績，自己培養出的當今國寶亦已經問世，新的中國航天人正以全新姿態超越上一代，挑起了國家的航天重任。

現任中國國防科技大學電子科學學院副院長的「毛丫頭」王飛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一個在國防科技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當他得知我國北斗導航天工程地面設備研製工作遇到難題後，和2名同學毛遂自薦、主動請纓，創造性地拿出了一套「全數字快捕」方案，「大膽」敲開中國衛星測量控制技術奠基人、中科院院士陳芳允的家門，請求承擔攬關任務。而這個曾被一些老專家傳統判決為「死刑」的方案，卻被王飛雪和他的同學攻克改寫。

「毛丫頭」成功研製出北斗一號「全數字快捕」接收系統，突破了長期制約北斗一號衛星導航天定位工程的技術難題，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毛丫頭」王飛雪，解決了老專家十數年來止步不前的技術難題亦成為軍內爆炸性新聞，王飛雪從此聲名鵲起，成為中國「北斗」新技術的經手見證人。由於王飛雪在解決衛星導航天難題表現出其獨特的智慧，不僅受到國防大學的重用，更被科技界稱為「國寶」。博士有博學且飽覽群書的味道，王飛雪和他的戰友不僅飽覽，且膽識過人。從王飛雪毛遂自薦表現出的膽識，凸顯膽量也是智慧這個真理。

衛星導航天定位系統是國家和軍隊時空定位

領域的重要基礎設施，是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王飛雪從1995年起從事北斗衛星導航天系統的研究，目前是國防科技大學衛星導航天學科的主要創立者和帶頭人之一。當年只有3個人，到今天已發展為近300人的「國家隊」，承擔完成數十項重大關鍵技術的研製任務；成功突破了北斗一號、北斗二號和北斗全球系統建設中多項制約性的關鍵技術，被北斗系統總設計師孫家棟院士譽為「李雲龍式團隊」，為我國自主衛星導航天系統的建設和應用作出了突出貢獻。

衛星導航天是指採用導航天衛星對地面、海洋、空中和空間用戶進行導航天定位的技術。從軍艦、飛機、導航天定位，到拖拉機播種、老人孩子防止走失，衛星導航天技術成為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1984年，陳芳允院士正式提出研製「雙星定位系統」；十年後，國家批准該項目上馬並正式命名「北斗衛星定位導航天工程」。據王飛雪披露：北斗系統中的「信號快速捕獲」與穩定跟蹤成為「咽喉」；如果地面站不夠靈敏，不能快速捕捉微弱信號，那用戶小型化更加無從談起。

經過王飛雪團隊連續通宵奮戰，一套全新的數字化技術解決方案正式出爐，並順利通過了專家評審。歷經3年，業內20多位專家從顯示器上看到信號捕捉成功的那一刻，不敢相信困擾十多家單位數十位專家的問題竟然被「毛丫頭」攻克。年輕團隊趁勢擴大戰果，成功研製出「全數字快捕」接收系統，並在北斗一號上不間斷穩定運行。2006年，國家準備對北斗一號導航天系統體制進行升級，導航天中心的王飛雪團隊總是在連續作戰，他們攻克了一個個擺在航航天業發展的難題。

國防科大的北斗樓裏，為了讓一套全新的改造方案順利「出殼」。2007年底，我國第二代導航天衛星運行中突然與地面失去聯繫，緊急預案啟動後卻毫無效果。數據顯示，當衛星經過某區域時，受複雜電磁環境

干擾，衛星通信發生阻斷。證明衛星受到某國強大電磁波的干擾和影響。導航天中心經過分析知道，如果短期內不能解決問題，不但下一顆衛星不能按時發射；即將組網的十多顆衛星發射也將受到影響。

王飛雪及其團隊臨危不懼，再一次站到第一線，並立下軍令狀：「3個月內，一定拿出抗體，對付外國的威脅。」在隨後的幾個月裏，王飛雪的團隊吃乾糧、睡實驗室，實驗室甚至成了大家過春節地點。在王飛雪團隊的努力協作下，具有強大抗干擾能力的衛星載荷橫空出世。緊接著，曾經困擾北斗的「系統高精度測量」難題得到攻克，世界領先的監測接收機、主控站測量及通信系統、RDSS業務信號發分系統等設備亦成功問世。他們的研究成果成功應用在北斗二號上；效果讓終端功耗降低一半、抗干擾能力提升一倍。該成果帶動了整個北斗短消息服務系統效能的快速提升；使我國於今年能夠全面建成北斗全球系統，並向全世界提供相關服務。

從北斗一號到三號，中國衛星穩步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於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號系統，為中國提供服務；到2012年底，建成北斗二號系統，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在2020年，全面建成北斗導航天系統，向全球提供服務。中國北斗組網衛星發射成功，開啟了北斗衛星導航天系統在全球組網的新時代。

中國新一代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的科研人員，不被金錢以及業界紅利帶來的各種引誘，不僅在智識的較量中獲得勝利，他們的奮鬥精神在激勵着導航天中心的每一名成員去奮鬥、去付出。他們無愧是中國未來充滿希望的一代。他們的多項研究成果成功應用在北斗後，效果讓終端功耗降低一半、抗干擾能力提升一倍。他們的研究成果帶動了整個北斗服務系統效能的快速提升；使我國於今年能夠全面建成北斗全球系統，並向全世界提供相關服務。



以「公義」之名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上周的《讓有心人去做》其實是我應朋友們之邀而寫，主要是香港社會太多積非成是的「歪理」，以致一些普世認可的常識常規都被歪曲了，令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誤入歧途。

去年黑暴以來，有多少年輕人乃至少年人被捕入獄——其實整體判刑已相對寬鬆了。但這些被從寬處理的年輕人是否真的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過激或觸犯法律呢？或者只是「公義不彰」？

香港被西方媒體喻為「遊行之都」，不少為此沾沾自喜。日子下來，一些無知者就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都來遊行一下——反正不用成本，還可當成有警員護衛開路下的自由散步，尤其是在順境中長大的年輕人，稍不如意或不順心，動輒抗爭，高喊「公義」。殊不知，這其實是西方旅遊媒體的市場策略和營銷噱頭，甚至是一種隔岸觀火般的嘲諷。

要求一個地方的公務員效忠於付薪資給他們的地方，根本就是天經地義，但在今日香港，居然也成為頭等大事而多次成為新聞頭條，簡直可笑。

醫護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有些人

卻越俎代庖地要代政府做決策——卻以病人的性命作威脅。而且，罷工肯定是缺勤，扣薪理所當然，尤其是在市民最需要的時刻。自命「政治罷工」者，要拿政治光環，理應付出代價。卻有人又要威又要戴頭盔，披上一件「公義」外衣，以為就可以蒙混過關。本職沒做好，卻忙着領功——把政府實施封關的措施當成自己爭取的「功勞」。

記得「佔中」期間，時值我周末在金鐘附近上課，下課後就走到現場看看，了解情況，我想知道這些人的想法。其間，我發現不少佔領者是所謂NGO（非政府組織）員工。我問他們，不用上班嗎？他們說，上司支持他們，薪金照付。我隨即說：原來你們不過是變相收錢做事而已。問題是，這些NGO的錢從哪裏來？資助或捐助這些機構的持份者知道和同意嗎？

我想起近幾年不時有傳媒披露，多家掛着「慈善」或「公義」之名的非政府組織，出現職員性騷擾受資助對象的行為，有人甚至聲稱受騷擾少女是自願的，因為可獲得照顧云云。其實是擺上一副「施恩者」態度，以救人為名向災民施以另一種形式剝削，恰如回歸昔日殖民主義思維。



茅廁與香屋

伍呆呆

很多年前流行過一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如今本呆呆有感覺，緣由是我剛裝修完的已經入住的新房子。

房子是幾年前買的，看房的時候非常理想，三層樓的小房子，屋前是種滿鮮花的鄰家小樓，屋後的小花園臨一片碧藍的湖水，湖外是碧綠的青山，躺在樓上的臥室裏便可以看山觀水，於是當即決定買下。

骨感的現實發生在房子買下一年之後。因為新房子離本呆呆工作的市區較遠，買下後便一直空置着未裝修。再去看時，屋後的那片湖水已經消失，憑空蓋起了一片高樓。高樓把我的小樓高出了十幾倍，站在曾經令我心曠神怡的小花園裏，頓時有了一種在市區那種熟悉的壓抑感。再後來，因為疫情的緣故，又決定把房子裝修了。本呆呆遇事向來想得開，很容易就拋開了湖水變高樓的不愉快，極極地將心思投入到建設自己的小花園裏去，準備「自在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秋冬」。

拾掇花園的時候氣溫尚高，在地裏揮汗如雨的時候被鄰居大哥在隔壁花園看到，好心地告訴我，我的後花園臨近人工河處原本是小區建築工人的臨時茅廁。我這才明白過來為什麼那片地裏會有幾個方方正正的大坑。和朋友们說起，朋友们大多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只差沒人抱緊本呆呆一番憋着笑意的安慰。

不知怎的便想起了我的老舅，想起他年少時的故事。

老舅從小酷愛書法，到少年時書法已經寫得很好，然而因為家貧，他連正經寫字的地方都沒有，多是在家中的餐桌上，在兄弟姊妹的鬧聲中練上幾筆。後來家裏建了新的茅廁，舊的茅廁廢棄不用，老舅便如獲至寶，在家中眾人的反對之下，以一己之力把舊茅廁的糞坑填平，牆壁粉刷新，又東拼西湊了幾塊舊木板做成桌子板凳，往茅廁裏一擺，便把人人嫌棄的舊茅廁變成了自己的書房。舊茅廁在院子最偏僻的角落，也因人嫌棄，便成了老舅日練習書法，連晚上睡覺都捨不得離開的地方，老舅還給那間人人嫌棄的

舊茅廁起名為「香屋」。

再後來，老舅因為書法特長應召入伍，在軍中一呆便是一輩子，到最後成為正軍級的將軍，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正經的寬敞的書房，他仍舊謙遜地稱自己為「小兵」，他的書房依舊低調地喚作「香屋」。老舅一直覺得「香屋」雖是茅廁，然而茅廁卻給了他一生最大的養分。

我知道我的後花園曾經是建築工人的茅廁之後，很認真地研究了那處的泥土，發現那處的泥土比起別處的泥土更為肥沃，便扛了鋤頭，挖了許多泥土填充到後花園的地裏。結果是令人欣慰的，儘管我種的花草和蔬菜沒有添加任何的肥料，但是因為用的是曾經的茅廁的泥土，泥土中有着純天然的養分，植物們的長勢比鄰居家普通的泥土種出的要旺盛許多。

一個人或許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亦可以有一雙發掘養分的手和一顆變廢為寶的心。如此，便能在不可預知的快速提升；使我國於今年能夠全面建成北斗全球系統，並向全世界提供相關服務。